

歷史空間

俗眼看佛

■王兆貴

佛是什麼，似乎不是我等教外之人能說清楚的，但這並不影響我對佛的看法。儘管我不信佛，但或多或少看過一些佛教的書籍，了解一些佛教的典故，懂得一些佛理和禪理。特別是年過半百之後，生老病死之困不請自來，對佛的關注由無心轉向自覺，開始習佛、參禪，使自己的心態更平靜、更平淡、更平和，讓自己的心靈更自由、更自在。照此說來，我非全然不信佛，只是信而不迷罷了。

記得年少時第一次進廟，直覺有些恐怖。如來、觀音的塑像雖不同於常人，但面容和藹，神情安詳，天王殿那四尊神就不好玩了，高大威猛不說，眼珠瞪得快要凸出來，兇神惡煞也不過如此。即便放到今天來看，寺廟的氛圍也有些陰氣。有不少武俠小說或影片以寺廟為場景，正說明寺廟的格局和氣勢能襯托江湖的詭譎和險惡，產生一定的視覺衝擊力。我時常想，佛國自非凡塵可比，為顯示佛法的威嚴，莊重、肅穆就可以了，用得着這麼猙獰嗎？這符合佛祖的初衷嗎？再者，進山門要仰視，入殿堂須膜拜，豈有悖眾生平等的理念？釋尊造佛是為人服務的，並非讓人成為佛的奴隸，更非讓人

通過恐懼而順從。

年紀稍長再進廟，恐怖感淡了，神秘感卻依然不減。香煙裊裊，木魚聲聲，梵音陣陣，神秘感油然而生。記得有部老電影叫《古刹鐘聲》，情節恐怖而又神秘。其實，佛教緣於現實，並不神秘，也不深奧。人來世間，都要經歷生老病死的痛苦，釋迦牟尼見了於心不忍，便放棄安逸的生活，出家尋覓超生脫死之道，最終得道成佛。世上原本沒有佛，佛是人造的，也是為人而造的。佛學就是人學，是人生的大道理、大智慧。佛理、禪理都是人生哲理。習佛、禮佛是為了反觀自照，找回自己，歸真向善，不昧因果。若因信佛迷失自我，沉迷怪力亂神，甚至走入火魔，那還不如不信。

人過中年進廟，不再感到神秘，但對一些幾經轉譯後的無稽之談產生了懷疑。尤其是對天堂、地獄之說，總覺得有些虛妄、怪誕。地獄梵名Niraya（泥犁）或Naraka（那洛迦），意為「無有」、「苦具」、「不自在」，就是沒有福報、無喜樂之處。唐·法寶《俱舍論疏》卷一：「梵云那落迦，此云苦具，義翻為地獄。以地下有獄故，非正翻也。」梵語Naraka的本義是痛苦，若以為地下有獄，不是正確的翻譯。《地藏經》裡說，天堂地獄，相異體同，一切唯心所造。由此說來，「地獄」並非實體所在，而是「自心所造」的虛擬空間。對做了虧心事者，人們通常會說他「心中有鬼」，並認為「沒做虧心事，不怕鬼叫門」。你若「心中有鬼」，自然心神不安，如同墜入地獄；你若問心無愧，即得菩提之樂，如同升到天堂。如果真有《西遊記》、《武訓傳》中描繪的地獄，且又那麼血腥、殘酷，怎麼談得上拔苦與樂、慈悲為懷呢？

信佛之人，多為弱勢群體，尤以女性居多。他們身心受到傷害後無力也無意與世抗爭，於是轉而內求，通過



■歸真向善，不昧因果。

網上圖片

修行求得解脫。到寺廟燒香、拜佛、求籤的人，大多有所訴求。陞官發財、考學就業、家事紛爭、婚戀生變、不孕求子、預卜禍福、消災祛病等，內容無所不包。但凡事有難處、苦處，都來佛門求助，祈願菩薩顯靈。所有的佛教教義都告誡信徒，佛在心中，不假外求，若有所求，乃是外道。佛陀本為「覺者」，並非萬能教主，僧侶只能為你開示，不能代你開悟。只要修為具足，人人皆可成佛。放下屠刀的人都能立地成佛，何人不可？我們的古人特別是王摩詰、劉禹錫、柳宗元、蘇東坡等唐宋文人，他們往來佛門，交遊僧人，卻無求於佛，習佛、參禪為的只是解世相、悟人生，超拔自己，值得我們學習借鑒。

佛光西來，普照東土，經歷了異化的過程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異化就是本土化、中國化。正因為如此，它才能入鄉隨俗，走進千家萬戶，在華夏大地生根、開花、結果。漢化後的佛教，不可避免地摻雜有中國傳統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元素，且經一代又一代地疊加改造，變得民間化、世俗化了，也使得佛教的時空觀更為延展、容納度更為寬宏、自由度更為廣泛，因此也更為國人趨奉。不論帝王貴胄、富商大賈，還是文人墨客、平民百姓，人人皆可習佛、參佛、禮佛，與佛有關的口頭禪常常掛在嘴邊。如，「門外漢」、「開眼界」、「三生有幸」、「一報還一報」、「無事不登三寶殿」、「不看僧面看佛面」、「平時不燒香，急來抱佛腳」等等。這也說明，佛在中國深入人心，且與國學融為一體，難解難分。中國文脈中，流淌着佛文化的血液。

東方廟堂與西方教堂相比，世俗化明顯可見。教堂神聖，廟堂神奇；教堂莊嚴，廟堂森嚴；教堂靜穆，廟堂卻穆而不靜。遊客與香客混雜，佛聲與人聲吵雜，遇有民間節日，還可以像趕集一樣趕廟會，熱鬧程度可想而知。寺廟還是落難寄養、秀才借讀的俗成場所，以因果報應為歸宿點的話本小說、戲文鼓詞比比皆是，有不少民間傳奇故事也在寺廟上演。如，《白蛇傳》之雷峰塔、金山寺，《西廂記》之普救寺。有人說，《西廂記》將清靜地變成了風月場，把舍利塔俗稱鶯鶯塔，為普救寺貼上了愛情標籤。現如今，寺廟的世俗化還在演進，甚至有商業化的趨勢。頗受爭議的「少林寺現象」說明，寺廟的傳統管理體制正面臨現代管理方式的挑戰。人們質疑，通過網絡推介、品牌策路、舞台公演等形式弘揚「少林文化」，與佛教宗旨契合嗎？

最後我想說，佛具朦朧美，看佛就像霧裡看花、水中望月，太較真、太執着、太糾結就看不到佛了。佛是什麼，佛就是讓愛歸心，讓心回家，不再漂泊、流浪，不再被困、受傷。

古典瞬間

■龔敏迪

「鬼子」

有日本來的熟人閒着沒事，拿不少人熟悉的上聯：「日本東昇，照遍九州四國」，讓我對下聯，於是我戲對了「中原西峙，化及千島百倭」。這當然沒有什麼意義，文字遊戲而已。不過，這也讓我想起傳說中，李鴻章與日本外交家小村壽太郎的一副對聯，據說：小村壽太郎的上聯是：「騎奇馬，張長弓，琴瑟琵琶，八大王，王王在上，單戈獨戰！」李鴻章的下聯是：「倭人委，襲龍衣，魍魎魍魎，四小鬼，屈膝跪身旁，合手擒拿！」沒有找到此事的確切記載，而這種傳說，在八國聯軍的時候就有過了，只不過比較簡單一些，只有中間一句：「魍魎魍魎，四小鬼，鬼鬼犯邊！」看來此事也多半又是後人的文字遊戲，是不能當作真有其事之事的。清人陳康祺的《燕下鄉勝錄》對「鬼子」的解釋是：「若鬼使，則出使外洋之員；以西人初入中國，人皆呼為『鬼子』也。」這與廣東人謔稱洋人為「鬼佬」的意思差不多，注重的是外表的「怪異」。但也表現了閉關自守的國人對「非我族類」的輕蔑和傲慢，以至把本國的外交使節也稱作了「鬼使」。同時也表明了：他們在與不同文化理念之異國人的交往中，存在比較難離的感覺，特別是面對那些信奉「強權就是公理」的時候。

不過，中國人對待「洋鬼子」與「日本鬼子」的區別也是很明顯的。日本導演松井稔於2001年拍攝了一部電影《日本鬼子：日中15年戰爭，原皇軍士兵的告白》，就通過日本老兵之口，敘述了中國百姓之所以對「鬼子」的痛恨，完全是因為他們喪失了人性。就像很多「鬼子」學着希特勒，在上唇留一小撮鬍子一樣，淺薄是導致殘忍與自大的必然結果。

「鬼子」一詞，出自《世語新說·方正》中說：晉成都王司馬穎的諧謔參軍盧志「於眾坐間陸士

衡：『陸遜、陸抗，是君何物？』士衡正色曰：『我父、祖名播海內，甯有不知？鬼子敢爾！』盧志直呼陸機先人名諱，還稱之為「物」，是極其無禮的挑釁行為，所以陸機也針鋒相對，將他先人也一起罵了進去，稱之為「鬼子」，鬼的兒子當然也是鬼。盧志是個「朝夕惟焚香讀書，嘗與書盟曰：『誓與此君共老。』」的人，作為這樣一個文化人，對另一個文化名人說出如此無禮的話來，是很不應該的，所以直到作為陸氏後代的陸遊時，對「鬼子」仍然深惡痛絕，他在《北窗病起》詩中說：「更事天公終賞識，欺人鬼子漫縱橫。」把生病的原因，歸之為鬼子對肌體的入侵。《聊齋誌異·畫皮》中，王生被畫皮的鬼弄死後，道士怒道：「我固憐之，鬼子乃敢爾！」也是把害人之妖呼為「鬼子」的。

「鬼子」一詞在日語中有三個意思，一是長得不像父母的孩子，二是出生時就已經長了牙的孩子，三是像鬼一樣胡來的人。早期到日本留學的中國人覺得：這三個意思十分符合歷史上的日本形象了，日本接受了中國文化，卻又要脫亞入歐；明治維新後剛得到一點發展，就要稱霸世界了；而他們的行為又是那麼暴虐。加之「洋鬼子」的存在，於是把入侵中國的日本人稱之為「鬼子」也就理所當然了。

像陸機一樣，對於對方的無禮，是要認真對待的；像陸遊一樣，要不生病，不讓病害人的鬼子有可乘之機，就得保持自身肌體的健康；像《畫皮》中的王生那樣，要想不被傷害，就得時刻保持警惕，不能可憐它們，更不能被好看的外表和蠅頭小利所迷惑。在文字遊戲中玩一玩固然不妨，但只是在其中尋找一點快感，甚至為之沉迷，那是完全無助於事的。

畫中有話

■圖/文：張小板

「糊弄」群眾三部曲

在「江澤死豬」事發第一周，浙江嘉興本應盡快承認，並「亡羊補牢」採取相關措施，抑制當地更多的死豬向河流擲扔並漂流至黃浦江。可我們看到的卻是，作為事發主要初始地的浙江嘉興，其監管部門答非所問、推諉塞責、避重就輕，可謂將「外交辭令」用至極限。

詞話詩說

■梁偉詩

你老闆

有「廟街歌王」之稱的尹光，剛推出新作〈你老闆〉，並罕有地廣發派台歌到電台。其實尹光從沒有在廟街賣唱過，只是由於所演唱的歌曲非常通俗，才令人有「尹光好廟街」的錯覺。事實上，尹光歌曲一直不避俗字俗語，善用民謠，甚具草根特色。如舊作〈廟街〉，調寄印尼民謠，講出香港九龍油蔴地廟街的特色；〈十四座〉則道出小巴司機之苦；〈老豆最強〉更藉着父女對唱，大談香港戲棚風氣。而在晚近香港人不斷面對物價飛漲的社會壓力下，尹光（feat. KZ）〈你老闆〉娓娓道來了年輕一代在艱難生活中的苦況。

〈你老闆〉全詞，採取了「主副歌倒置」的寫法，把Hook Line「我唔係求財、我只係求存」放在全曲開首，儼如〈皇后大道東〉般副歌先行，搶耳之餘亦提綱挈領地帶出〈你老闆〉的核心主旨，然後才進入普羅大眾在地產霸權、高通脹陰影下的生活——「正所謂 越窮就越見鬼 嚟揀越貴越貴 焗住越住越細 大學畢業出嚟 咪又係捱驢仔 你話家下 啲後生仔 邊敢結婚生仔 為咗生計 做到痴肺 月底剩到錢追女仔 算你巴之閒 權宜之計 就係瞓天橋底 冬暖夏涼 仲免交管理費」

樓價高企、租金暴升，年輕一代生活不穩、無法上流，結婚生子也變成空中樓閣。一切一切的問題解決無門，只好負氣的說，不如睡到街上吧。而〈你老闆〉最有趣之處，更是把繪聲繪影的筆觸放在RAPPER的饒舌部分，非常具節奏感地羅列細節，然後用相對抒情的語句，唱出打工仔的白日夢：「枉我成世做 做極都有前途 極度羨慕 太子爺二世祖 枉我成世做 仲未見到出路 我都好想打破雙腳 咁咁屋企開米舖」。前路無望，對改變現狀的奢想，便被演繹為〈你老闆〉MV中，如《古惑仔》電影中一字排開橫掃旺角的架勢，後來《古惑仔》群走到「老蘭」蘭桂坊，人數更愈來愈壯大，隱喻着在精英之地，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，只有愈演愈烈。直如曾俊華中產名句「飲咖啡+看法國電影」的迴響，一般打工仔與中產生活，恐怕天差地遠。

於是〈你老闆〉第二部分，就剪影出職場生活

來鴻

聽白先勇講《父親與民國》

■楊楓華（美國）



■白先勇 資料圖片

毫無倦容，台下的觀眾聚精會神，一場歷史家國的滄桑和無法挽回的歷史愁緒，瀰漫全場。白先勇先生演講開始時首先就表示：「台北人」是以文學寫歷史滄桑，《父親與民國》是以歷史寫歷史滄桑，寫的都是「民國史」。從辛亥革命，五四運動，到抗戰。他寫的是父親，白崇禧一生，從十八歲參加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，他從頭到尾，歷盡民國前四十年的興衰。

白先勇說：寫《父親與民國》，這本書是為向父親交代，也是因為「民國史」有太多的空白。他認為，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最不完整，最破碎支離，漢朝時都留下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，而我們連一部完整、客觀、公正的書都沒有。中日抗戰，民族犧牲這麼慘重，我們都沒說清楚。他認為這是我們自己的歷史，不應再分黨派，再來分辨抗戰是哪個黨領導，這是我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一場聖戰。

白先勇說：抗戰八年，我官兵陣亡三百萬人，空軍飛行員有四百五十人犧牲，這怎可隨便忘記？猶太人都為二次大戰犧牲者作了那麼多的努力，而我們至今還沒有完整的紀錄。現在應該是時候了，應還給我們歷史真相。白先勇也提到了《父親與民國》出版後，曾到他過去居住過的大陸八個城市，南京、桂林、上海、北京、四川、武漢等地去演講，沒想到反應這麼熱烈，大陸的觀眾很嚴肅的想要了解當時抗戰的真相。在台灣也是這樣開放，「國

台灣著名文學家白先勇有胞弟白先慎在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當教授，夫妻二人是我酒家常客，他知我愛文如命，經常向我推介台灣文學現況，對其兄長之動態，更常以第一手資料相告。去年歲除夕，他們興奮地告知我，白先勇美國佛光山寺院之約，將於二月二十四日中國元宵節的下午，光臨休士頓為「中美文化論壇」開講從《台北人》到《父親與民國》的歷史真相。

這簡直是今年休士頓文化界一件天大喜訊。小店餐樓再忙，也要讓路。當天中美寺擠滿了人潮，簡直一位難求，這是佛光山「中美文化論壇」常有的陣仗，但因這次的主講人是知名作家白先勇，談的又是大家關心的民國史，全場鴉雀無聲，即使超過三個小時，台上的人

在應該時候了，應還給我們歷史真相。白先勇也提到了《父親與民國》出版後，曾到他過去居住過的大陸八個城市，南京、桂林、上海、北京、四川、武漢等地去演講，沒想到反應這麼熱烈，大陸的觀眾很嚴肅的想要了解當時抗戰的真相。在台灣也是這樣開放，「國是美夢成真呀！